

在中部地区的深处

威廉·加斯

方凡译

一个地方

我跨洋越海 来到……

B

那是印第安纳州旷野里的一座小镇。根据两次人口普查，小镇居民一万两千人。这里整洁干净，树木成阴，靠公路的那边总是最美的。一片草地上，还点缀了木制的或可塑铁制的鹿。

越过一条小溪，就能到我们这儿。春天草地泛绿，连翘^①怒放，就连贯穿小镇的那条铁路也又直又亮，每逢火车来时，路轨发出欢快的嗡嗡声，火车的吼声像是欢迎的号角。

小街的路面是沥青和沙砾混杂铺就的。那儿有威斯·布鲁克家，他家有天竺葵，还有霍斯福家和毛特家。人行道已不复存在。每逢沙尘扬起 好似马车驰过。而我 告别了爱 退隐于此。

天 气

中西部，湖区下游地带，冬日的天空阴暗低沉，难得会有天空放晴，让人喜悦的一天。我一直都在数着，到我写这页的时候，太阳足足有十一天没露面了。

我的房子

我的房子后面有一排枫树 可为了给电线让道 树都被剪了

① 连翘 任一种连翘属灌木 原产于亚洲 因其开黄花较早而广泛种植。

枝，只留下十英尺高的树桩，我像小男孩一样爬上去，观赏铺陈在我面前的这片乡土。普普通通的田野，因了春天里的泥泞，略微不平了一些。表层土薄薄的，微微露出些石头。一年种玉米，一年种大豆。黄昏时分，田野中央惟一的一棵落叶松上黑压压地停落了许多棕鸟。天空在动，地上的田野也在动。我栖息在这里，感觉到时光已逝。似乎归根到底我还是活在自己的视线里，因为我常常梦想着做这做那，我想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是来看看的，以摆脱那新事物——哦，天啊，这很容易——就像微风中的空气一样。当然，有时——很愚蠢，在树桩上出神——我灵魂脱窍，胡思乱想，此刻我就像傻瓜一样在我要失去的东西上留下我的爱，这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万圣节都过了，糖果还没给呢。

一个人

比利·豪斯克劳的房子两边都有空地。天气一天天好转，空地上长满了蜀葵。从春到秋，比利捡煤渣和木块，在自家门口堆起来，他要做的就是保暖。我常常看见他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坐在自家门槛上晒太阳。我注意到他有些斜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每次我路过他家时，他没有和我喋喋不休。他的房子只有单间汽车修理铺那么点大，很破旧了，油漆也随岁月剥落了，木板弯曲了，久经日晒雨淋，房子变成了灰白色。比利也一样衰老了，天冷的时候，他穿着一件笨重的褪色的黑短外套，要不然，就总穿着他那套软塌塌的、满是油脂的衬衫和裤子走来走去，我老在怀疑他那条吊带裤的本色不是黄的。

电 线

我讨厌这些电线。就是因为它们，三棵树被砍掉了。这些电线破坏了天空的景色。它们就像一道篱笆挡在我面前，将那群乌鸦似的鸟儿弄得朦朦胧胧的。我看不真切，只有把自己的感觉像棍子一样投了进去。是什么冒犯了我？我坐在树桩上，在那里搭

了个平台，可电线遮挡了我的视野。被砍掉的树，黑黑的电线，还有那些看不见的鸟儿都让我生气。我要费力地穿过一道篱笆才能看到草地，对田野我还会有同样的感觉吗？

教 堂

教堂的尖塔就像巫婆的帽子，五只鸽子停落在檐槽上。

我的房子

窗上树叶摇动，真是难以用言辞描述那有多美，多有意思。树叶只是摇动着，在玻璃窗上摇动着。

政 治

……对那些没有陷入爱的人。

我听到有人说巴蒂斯塔^①是梅森 人。那是一个曾在迈阿密见过他的农夫说的。他是那种你乐意见到的好小伙子。而卡斯特罗 自然没人提起。

对那些没有陷入爱的人，有这样一条准则：要统治……要管制……要整顿……我写不了那种有关提案或政治的诗，尽管我有时——常常——现在是总是——处在造就一个主权国家的均衡势力所拥有的令人不安的和平气氛中。然后，我借着散布传单、通告和命令与人交流，借着我的慈悲心肠来交流。可我们俩在一起，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也不是一个印第安纳州。这时出现了一个伯欣步枪小分队，我撞了个正着。立法让我胃肠绞痛。哦，学校里占山之王^③的得主。你那时常常步履蹒跚，因为我在你两腿间的精液流

① 此处指弗尔甘西奥·巴蒂斯塔 Fulgencio Batista 将军 古巴的亲美独裁者，1934 年军事政变上台，统治古巴二十五年，1959 年古巴共产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 Fidel Castro Ruz 领导下推翻其统治 建立民主政权。

② 梅森：伊利诺斯州一个县。 ③ 占山之王 king of the hill 指一种游戏 尽可能占据有利地势，将对手全部打败。

在卫生巾上。教师、诗人、交缠的恋人——就像政客、醉汉、病鬼，
或那些一边尽情地撒尿，一边鼓吹尿流多么有力，多么充分的人，
或那些刚呕吐完，就开始称颂他们的呕吐物多么纯净，多么富有激情
的人——我称颂 我乞求 我鼓吹 我要求 我歌唱——

回到印第安纳吧——不要太迟！

（难道你要一辈子游荡在外？）

再见……再见……哦，我会永远等

你 拉里 旅行者——

异乡客，

孩子，

——我的朋友——

我的小姑娘 我烂熟于心的诗 我的自我 我的童年。

可是，我听到有人说巴蒂斯塔是梅森人。这让我慢慢地不再
遗憾，不再仇恨。我是在汽车修理铺那里无意中听到这句话的，从
那儿回来后 我拍打着我的汽车上那块修好的挡泥板 大笑着 听
着金属刺入我的手掌。

人 们

头发上夹着卷发器 脑袋上裹着花哨的头巾 身着裤装的年轻
母亲们 显得有点胖 她们吸着烟 吃着糖 喝着汽水 翻着杂志 尖
着嗓子在一片机器的轰鸣声中冲她们的孩子嚷嚷着，懒懒地打发
着日子。

在银行，一个年轻人用钥匙打开门进去了 他身上的衣服熨得
笔挺。街上 老人们步履蹒跚 恍若梦中。夏日炎炎中 他们坐在
窗沿上，在商店屋檐下窄窄的阴影中晃着腿，目光呆呆地看着大
街。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眼神里什么也看不出。也许什么也
没想，只有体温和皮肤，像婴儿一样，当然婴儿的皮肤柔嫩得多。
靠近拐角处，有几个全副武装的大块头在站岗。一辆卡车掉头到
饲料和谷物处称重。药店的窗户上人影晃动。风让整个小镇都充

满了家畜的气味。我们的视线也像老人们一样呆呆的。没人同情我们。

重要资料

这里有两家餐馆和一家茶室，两间酒吧，一所银行，三家理发店，其中有一家窗户上有绿色的遮凉棚。两家杂货铺，一家经营福特车的汽车行。一家药店，一家五金店，一家家用电器店。几家卖饲料、谷物和农具的店，一家古董店，一家弹子铺，一家自助洗衣店，三个医生，一个牙医，一个水管工，一个兽医，一个刷了奶油色的殡仪馆。许多间美容院，或开张或倒闭，犹如昙花一现。一间小小的廉价百货商店，不大的空间却有好几层，费力地挪进去后，你可以在那里订购一个碗架，那是用弯曲的不锈钢管条、闪亮亮的塑料、金属线和清漆做成的家具。一个美国退伍老兵站和一个汽水饮料摊。各种各样的小代理处：化妆品、刷子、保险、问候卡和园艺产品——五花八门——样品鞋——装在帽子和小帆布袋里供人挑选，就着咖啡杯和融化的糖做生意。一家生产纸袋和纸板箱的工厂，厂房是一间破旧的砖房，据说那里曾是一家歌剧院，屋顶上还隐隐泛着金色。一座卡耐基捐建的图书馆，一个邮局，一所学校，一个火车站，消防站，木场，电话公司，焊接店，汽车修理铺……沿着公路从镇的这一头到那一头，一路上可以看得见五家加油站。

教 育

1833 年，考林·古德库兹，一个和神话故事人物同名的巡回牧师，这样总结了印第安纳城镇的情况：

无知和肮脏的一群人。普遍缺乏知识，基本上对文学一无所知……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语法或地理方面的学者，也没有一个能授这方面课的老师……其他人一年中有几个月可以接受最过时和最不合理的有关阅读、写

作和翻译的教学……我有必要停下来，让你们想想这群只配呆在一滩死水池里的讨厌的爬行动物！嫉妒成性，顽固不化，满腹疑虑，像可怜虫一样地盲目，像鳄鱼一样地怨毒。

自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却一点也未提及。

商 业

街道的一边用锯木架隔开了。精瘦而痛苦的男人们，穿着蓝色牛仔服、牛仔靴和牛仔帽，将那些破旧的狂欢节用品卸下车。商人们忙着做生意，会有免费游乐乘车、嘈杂的音乐、游行和小丑、汽水、爆米花、糖果、松球果、奖品和抽奖。当然你也得忍受夹招、推搡、谩骂、拥挤、叫嚷、尖啸，甚至咆哮。孩子们骑着装饰绚丽的自行车一晃而过，自行车钢圈上抹了颜色，后面跟着一连串的皱纸和兴奋的狗。接着，会有一场有奖的宠物秀——狗、猫、鸟、绵羊、山羊——没有输赢之分。一切都在旋转着，弗雷斯大观光车令人眼花缭乱地转上天空，好像一个高个子只要踮起脚尖就够着天了。恼怒的管理员睁着疲惫的眼睛测量着每个孩子的身高和体重，看看他们是否够安全标准登上那个机器。一个电子扩音器不断地广播着慷慨解囊的赞助人的名字。第二天他们很快将街上的垃圾清扫干净了。

我的房子，这个地方和躯体

我曾遭受不幸，就像柏拉图说的那句隐晦的话，翅膀耷拉下来，越过俄亥俄州的领土，铺天盖地砸下来。于是我像诗人一样坠入身体的第六感。印第安纳州 B 镇的这间房子，有着蓝灰两色迷人的窗子，屋内充满神圣的魔力，高大茂密的常青树护着房子的入口，我就住在里面。

迷失在一片玉米地里，我记得当时感觉自己就是一株玉米。

这片乡土占据了我，就像我健康时，能控制自己一样……完完全全地——占据了这整栋房子和我的躯体。人们路过时，没有注意到我漫溢到门口了。我的房子，这个地方和躯体，我是来哀叹自己出生于此的。对别人来说，爱，是很愚蠢的。我为什么感到迷惘呢？我是怎样失去亲人的？她从来都不属于我，她是一本小说，一个金发的顽皮姑娘，赤着脚，有着青春期的懒散，像男孩子一样爱好运动和钓鱼，是吐温小说中的人物，或差一点，是莱里诗里的。岁月总是残酷的。

这里的人几乎从不拉手。B镇就是这样 除非是干仗 否则不会有触摸对方的事。偶尔的，女孩子们会挽着手慢慢走着，从学校里出来，回家或去玩耍。我梦见我的嘴唇像河里的船一样滑下你的背。我用指尖顺着静脉而下，用我裸露的手把你的光脚紧紧抓住。

同一个人

比利·豪斯克劳一个人住——无法了解是怎样一个人住。在邮局他跟我大谈特谈天气。他的脑袋在他唾沫横飞、喋喋不休的时候晃动着，我从这种动作的激烈程度可以看出他说话的欲望多么强烈。他很需要一个刮胡刀，他的脸上就像抹了一层煤灰，他边说边吐唾沫，手指扯着他的破衣服。当我和他告别时，他摇晃着走人风中，腋下夹着的纸袋破了，树叶从他身边吹过。我们的邂逅使我回到家后，就将满腔悲伤投于诗歌——却没有任何回应。比利关上门，搬了煤块或木头去点火，闭上眼睛，只是无法知道他有多么孤独和空虚，是否和别人一样茫然，无聊，无爱可言——在这中部地区。

天 气

在这里我们总是倒霉得很。正是如此——例如冬天的时候。

指詹姆斯·惠特孔·莱里 (James Whitcomb Riley) 印第安纳州诗人。

房子的侧面、屋顶、树干都是灰色的。街道、人行道、人们的脸色、心情——都是灰色的。话语也是灰色的，草也透着灰色。侧面、前面、顶上都是灰色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头发、眼睛、窗玻璃、小贩的传单广告、商家的海报、嘴唇、牙齿、柱子，还有金属标志——都是灰色的，深深的灰色。车子是灰色的，靴子、鞋子、套服、帽子、手套都是灰色的。马、羊、奶牛、死在路上的猫，同样还有松鼠、麻雀、鸽子都是灰色的，一切都是灰色的，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倒霉蛋。

近似灰色的雾霭让夏日的天空也迷漫起来，像一件套头衫一样裹住你的头和肩膀。在夏日的光辉中，天空在你睁开眼的刹那间就暗了下来。酷热纯粹就是煞风景的事。全身透着汗，举手投足都很难受，让人想到的就是身上黏乎乎的。热旋风和沙尘暴横扫过这片土地。在很多地方，不经意的一点推力，就能让风掠过几英里，一路卷走资源和优势，灵巧和力量。不同季节里，纸张、树叶、田野上的干草、种子或雪，会布满篱笆。有时我想是风把地面刮平的，因为风老是吹。无论如何，就是在一片玉米地里也会刮起一阵风，热得就像来自地狱的气流，碰到这种时候就是一辈子最沮丧的日子了，尽管冬天同样的一阵劲风让人更加难受，更加糟糕。不过春天会下雨，树上也结满了冰。

地 方

许多中西部的小城镇只不过是农村贫民区。这种社区很容易形成。尽管有许多先例，但主要还是在本世纪的头十年里，一些富有的农夫搬到城里，建了漂亮的房子，在那里颐养天年。另一些人期盼着社交生活，于是住到城里，像店主照顾他们的生意一样开车去田野里干活。如今这些房子就像他们的主人一样慢慢老去了。他们渐渐丧失了感官功能——聋了，瞎了，记性差了，嘴里咕哝着，走路踉踉跄跄，控制不住地颤抖着。有些北方奸商就会成为房子的新主人：一大家子，天主教徒，民主派，忙乱，精力旺盛，贫穷。父母在邻近的大城镇干活，孩子们就自己管自己，或被托付给倒霉的

邻居，就像尊贵的可汗那样放纵着他传奇般的游牧部落。这些商人会用别人丢弃的东西做些修修补补的活 屋子刷了一半 就不刷了。当然也差不多都养了一条又丑又吵的狗，还半饥不饱地养着两只逮老鼠的猫。他们捡了许多也许用得上的废品堆在后院里，把车子停在前院，大多靠着汽车过日子，默默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这个古老的社区 有着圣洁的生活方式 稳定的家族。日渐衰老的寡妇也已开始雇用这些商人家庭里高大粗野的年轻小伙子去耙耕 收割 打理这块他们即将继承的土地。

人 们

在车站的煤灰中，男孩子们稳稳地坐在暗暗的车子里抽烟，胳膊靠在车窗上，白衬衫在玻璃后反着光。九点钟是最快乐的时光。他们坐成一排面对着高速公路——有两个或三个或四个——空转着引擎。有人走过时，就有一辆车冲着你鸣叫，或者两盏车前灯一下子亮起来。很快，有一辆车会启动开走，车后卷起一阵煤灰，或急急地沿着黑暗的街道上上下下走一圈，或吼着冲进这片乡土半英里，然后又回到原先排队的地方。

我的房予，我的猫咪，我的伙伴

我得把自己整理一下。我必须，如他们所说，把自己整理一下 把这只猫从我腿上赶下去 行动起来——是的，下定决心，行动起来，去做。可是做什么呢？我的愿望就像这屋子里玫瑰色的尘光 温柔 松散 软软的 很舒适。这使我可以做任何事，又做不了什么事。耳朵听到什么我就信什么，面前有什么我就吃什么，眼前掠过什么我就看什么，我的思想根本不是思想，而是梦境。我要么空虚要么充实……这要看具体情况。我无法选择。我把手放在狄克的毛皮中，抓着它的后脊梁骨，直到它的尾部多情地翘起来。我喃喃地说着，狄克先生，我得把自己整理一下，把自己整理一下。狄克先生肚子朝下滚来滚去，软泥一样。

抓完狄克先生的腹部后，我就挥手赶走它，哦，它慢慢地走开了。长长的尾巴随着脚爪的节奏一动一动的。我想，它的动作多么优美啊。就像你一样，优美地要求爱，然后接受爱。我站起来，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从楼上走到楼下，透过大多数窗户往外看，总共有四十一个窗户。这所房子也很好地承受了爱。像放开狄克先生那样，我放开眼光，落在那片灌木林上，我不在屋里，我越过了玻璃，越过了二层楼，顺着树枝和亮丽的浆果而下，落在地面上，一年四季草籽肥满，草叶茂盛。当我衰老而热情的躯体越过你头顶时，感觉也是一样的，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爱。我正学着让我自己、我的房子、我的躯体焕然一新，和我的邻居做伴徜徉于花园、猫咪和流水。

德丝蒙德太太是我最可靠的朋友，85岁，头发稀薄花白，有时梳得整齐，有时松散，这就要看她的心情好坏了。她总是疑虑、烦躁、紧张。中午有贼进来啦，孩子们乱闯进来啦，他们在摇梨树，偷大黄，践踏草地啦。被霜冻麻木了的粘在蝇屏上的苍蝇，在暖气中醒过来，嗡嗡地叫着，抓挠着那金属网，让她感到害怕。尽管我知道她耳背，听不见那些声音。木板吱嘎作响，风呼啸着吹过烟道口，悠悠然像鱼一样穿过空荡荡的房间。她能听见的是她自己，她的肉体衰老了，只有死亡才能使她摆脱按部就班的琐事和那急切的等待。是现在吗？她在想，不是？接着，是现在吗？

我们从不交谈。她来看我的时候喋喋不休，我就只管嘟囔。她讲她的孙子，住在特尔斐的女儿，她的姐妹或丈夫——他们都不在人世了——淡忘了的朋友——死了——更加淡忘了的阿姨叔叔——没了——旧日的邻居，教友或玩伴——死了或快死了。就这样，她匆匆忙忙地就走到了人生的末路：她是姑娘、太太、母亲、寡妇，这一切都是转眼之间而已，一眨眼的工夫——令人惊叹——但是我相信。我没有和她搭话。她的喋喋不休就是一道篱笆——

① 印第安纳州一个城市。

一顶遮阳棚、一扇关闭的窗、一面紧锁的门——没有人在厨房喝茶时死去，当她逝去的岁月浓缩到开始模糊时，我真的相信生命的短暂。我在困惑中冷汗直冒，死亡就是街上的狗、恼怒的鹅、卧室里的蜘蛛，来取她性命的小妖精。我猛然发现，此刻我就像小时候听我祖父唠叨那样，在毕恭毕敬地听她啰嗦着。只不过现在，我一把年纪了，衣衫不整，像没叠好的牌一样乱糟糟的。这就是我，我爱你时 我愿成为任何人 年轻人也好 小孩子也好——怎么都可以——而那么暧昧的你 遇到我 怦然心动，一幕幕的 都是我们的霓裳飞舞。

狄克先生，帮我个忙。一定要蜷在我的腿上，还一定要活着，像个胎儿那样蜷曲着。你沉睡时，我听到你的鼾声。你是机器，又不是机器。你是活的，真的活的。这对你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你是一只猫——你不懂——你是那样惬意的一只猫。你的天性就是随遇而安。生活在这里的，是你，不是我 在房子里 在这副皮囊里 在灌木丛中。是的 我想我会把尖塔当帽子戴在头上，变成一座教堂，把人们吞噬掉。狄克先生，尽管有一条可以抽动的尾巴，却不必异想天开。脚爪本身不押韵，脚掌的行进却有着诗韵。粗糙地舔着……舔着……舔着……它用舌头把自己舔得干干净净。哦，狄克先生，我了解你，你性欲旺盛。去吧，嘘。德斯蒙德太太不喜欢你，她认为你会在她腿上纠缠，会让她摔跤。她知道，你弄死了她的鸟，还在她屋顶上悄无声息地走着。我要把自己好好整理一下，我在想，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他们不是常说，心会记录着真实的岁月吗？德斯蒙德太太在敲门，你会想她在轻轻地敲门，可实际上她是在捶门。她给我带了一根黄瓜。我相信她认为我是个女人。进来，德斯蒙德太太，谢谢你，和我做伴 天气不错 喝茶吧。我会把黄瓜切片 弄碎 加上奶油 做午餐，每片黄瓜就像我一样单薄。

政 治

哦 所有孤立和分散的势力 唱吧 唱吧 唱吧 从远处听来 这

歌声似乎很和谐 是斯特林堡^①的戏剧，是友谊的铃声……多么开心——开心 开心 开心——在这里我们上上下下齐心协力。我们的联合就像歌唱，我们自己的歌声隐没在合唱中，就像单音符在交响乐中一样无声无息。冲动之下，我们来个理发店四重唱，听不到我们的音乐中有什么不和谐的，也不觉得自己脏，小气或愚笨。可是猫磨坏的鞋子也比那些在我们唱爱之歌时砸到我们身上的鞋子强。嘘，耐心点——小心点——谨慎点。还有，克兰弗兰特杀了你。克莱恩先生，你是不是不够谨慎，老是挨打？就像一节污水道 这座城市抛弃了你 让你远离了历史 得不到水手的爱抚。哦，我不是诗人，不会在年轻的时候把巴黎奉若神明，然后离开爱达荷州 或者——想像一下 离开密苏里州。我的天啊 我说 这就是我的乡土 但是 有必要延伸到特利豪 怀宁^⑤ 甚至是加里^⑥吗？

俄罗斯人率先宣布发射了卫星时，许多人都下意识地拒绝相信。后来，有些人义愤填膺，指责他们把一只狗送上天环绕地球。我们的捕狗者说，如果着陆时那只狗还活着的话，让它呆在那个金属飞行器里也无妨。每个人都知道，把一只狗单独关起来，然后旋转的话，放出来时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咬人一口。

这个中西部。不同的地方和人，却是相同的城镇。我们太辛苦了，就像一个人哪里都发胖了，就是心不胖。我们的外表一点也不都市化，也不乡土气，我们既发展又徘徊不前，就像爱丽丝的故事也变化也不变化。你金发碧眼，我把手放在你的肚子上，感觉到它在微微地颤动着，因为我的手在微微地颤动。我们总是开着大车子到我所在的那片乡土。你现在怎么能够安慰我呢？

①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 瑞典的国宝级戏剧家，在现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② 男声无伴奏重唱的四重唱，以伤感歌曲为主。③ 克兰弗兰特 (Cleveland) 和克莱恩 (Crane) 都是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睡谷传奇》(Sleepy Hollow) 中的人物。④ 属印第安纳州。

属爱荷华州。⑤ 属伊利诺斯州。

更多的重要资料

这座城镇里的房子，拖车式活动房，商店和各种各样的长长的建筑，加起来整整五十栋，不过街道都不深。你越往南开，路就越宽，总是东边在增宽。大多数的住房都是宽敞的农房，有着传统的白色，宽敞的盖顶门廊，瘦长的窗户，也有许多更豪华一点的房子——打了磨 有圆齿 有角塔 角上或顶上有装饰墙板 楼梯平台上有花色玻璃，还有许多有着漂亮的卷卷的锻铁——有一些看上去像用金瓦玉砖砌出的城堡。过去的畜栏现在做了车库，这些地方很大 有车库 菜园 花园 而这一切最终只剩下盆景和杂草 然后什么也没有了。浓浓的树阴，碧绿的青草，天空呈现出绚烂的秋日紫罗兰的颜色。苹果树硕果累累，红彤彤的，公路宁静而空旷。玉米从拖拉机似的货车上抖落下来，金灿灿地点缀着街道，玉米穗黄褐色的碎片也随处可见 不想住在这个有福的地方的人 就是傻瓜。

教 育

晨曦，公共汽车就像大大的橘黄色动物一样驶向学校。孩子们在那里学着读书认字。老师是简尼特·杰克斯小姐，这不是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叫海伦·×××——司各特或詹姆士。这是个有着二十年教龄的老师 精明干练 板着一张脸 用威尔弗雷的话说 就像一把邮购的斧头。她的声音嘶哑 咳嗽了。因为她老是尖着嗓子骂。孩子们盯着她，面无表情。这是第十三周了。他们已经习惯了。你们都要 她嚷着 你们都要画我的肖像。不 她是 ×××夫人——某人的太太。一片沉默中他们开始画画，杰克斯小姐把发卡别在头发上。威尔弗雷说像斧头，可她戴着无框有色眼睛 头发泛白 颜骨深陷。我要集中精神 我不能再杜撰了。我要让自己活过来 让生命塑造我吧 他们天天都在《智慧每月文摘》上这样说。够了 够了——关于这个你说得够多了。孩子们很有秩序地，不时地站起来把作业交到她桌上。不，她的眼镜是有框

的 颜骨饱满。哦 要让这张脸甜美起来 总要用上许多面部特写。她严肃地整理着他们的作业纸，查看着纸上涂画的她的形象。我不敢，让孩子，画我。时而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但最终这些画还是让她不满意。我受不了——她怎么能这样要求——有人画我。她一下子火了。这就是为什么她这样做：被激怒了。她的目光闪烁着，眼镜上的粉色一下子亮堂起来，然后暗淡下去。她是个傻瓜 她的怒火就像屋里跳跃着的烛光 不 她嚷嚷着 不 画纸颤抖着 不 约翰·莫克 约翰·斯托尔特·莫克 这张不行。那张画在她手中飞舞着，你把我画得太强壮了。

我忙着写我的诗 我记得我的朋友、同事、学生 他们的名字我都没忘。就是马坡、多莫斯、尤斯德斯。就是格罗帝勒斯、卡罗·布来德、奥莱王子和公主、希罗里姆斯、卡地诺·马蒙、费修先生、西肯·霍达一家、斯波特。有时你是汤姆·索亚、哈克贝雷·芬，这里永远是夏天，你的屁股就是我的枕头。我们乘着筏子漂流。你的背就是我们的河，有时你是芭芭拉少校，有时你是在战争中杀死男子的女神。有时你就像喷水一样温柔，你是我嘴里的面包。

我没有忙着写我的诗。我忘了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忘了他们的名字 格莱蒙芬、布罗根、匹克、西莱那……船员马吉、阿里娜、尤伯郝特……迪多医生、喷雾器。此时我在 B 镇，在印第安纳州：没有工作 没有耐心 没有爱情、时间和金钱 没有面包 没有肉体，只有脾气 德斯蒙德太太 没有茶。收起你的拳头 婊子 你这个行尸走肉。去敲打另一扇门吧，去死吧，亲爱的。死吧，苟延残喘的聋老太。吐出你最后一口气。直直地倒下吧。灰白的毛发从你的颅顶长出来。你已是 个骷髅——那是死的象征——包皮从你的牙间缩回，你的整形牙床比你的骨头还长命吗？能令笑容更灿烂吗？你那里有褐色毛发？还是像壕沟一样光秃秃的？婊子……婊子……婊子……我想成名，你却带给我年老体衰——一无所获。这就是我以为会超越别人的东西吗？爱情？你在哪里？爱我吧。我要节节攀升，我说，我满口胡言，谁也不想。

商 业

对大多数人来说，做生意赚不了钱。附近的城市几乎抢走了所有的生意，只剩下街坊小买卖。除了饲料、谷物和农场供给外，做得了生意的也就是那些要跑老远才能买到的东西。谢罗雷不做生意了，弗雷吉代尔也不做了。一间箱柜厂只留给人们一点点印象而已，木场只经营了六个月，加油站惨淡易手。刚开了一家餐馆，又倒闭了一家杂货铺。有一天他们来敲掉了钟表修理铺的招牌，在窗户上贴了竞选海报，后来又被小男孩们撕了，海报号召你投票给那个挂了半身橘黄纹章的男人，他在两年前的选举中彻底失败了。就这样，到处都有旧日的痕迹，讲述着的大多也是失败。空空如也的商店、破旧的招牌、布满灰尘的设备、小巷里的废墟、剥落的油漆、锈迹斑斑的槽沟、沉重的锁、松垂的木板，一切都在讲述着不愉快的往事。我在想，当阳光将路人逼到窗沿下时，透过遮得严严实实的窗户还能看见什么？这里有一节楼梯面朝街道——昏暗、摇晃、危险——每当路过这里，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假使我小心翼翼地走上楼梯，在平台处拐弯，就会发现自己完全脱离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个勇气。

同一个人

这片野草都长得和比利一样高了。蜀葵长，它们也长，在他的屋前乱糟糟地长了一片。比利不得不在门前把野草踩倒了一圈，就像狗或猫那样在做窝时转一圈。这些草长得实在茂盛。最让我烦恼的是，都到冬天了，那些杂草还是长得硬挺挺的，又易燃，比利那抹灰泥的烟囱里溅出来的火花一下就能把它们点着。当然，这里发生火灾是很有趣的。小镇里会响起哨声，而平常哨声只会在正午响起（星期天没有正午哨），哨声的长短和数量则表明火灾的方向。志愿消防队员开着小车和卡车疾驶而过，每到这个时候，房子的主人们都会一个个跑出来，就像儿童书籍中的插图一样。还

有许多自行车 狂吠的狗 有时——哈里路亚——火灾就在小镇里——一块满是杂草和树茬的空地会着火。但我希望那不是比利或比利家的空地或房子。我很自私地想让他保持着他的那种生活方式——数着他的枯枝和干柴，在柔和的清晨阳光中坐在自家门槛上——尽管我不确定他的存在对我或对任何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我一直很好奇，假以时日，我能不能用我们的语言来确切地描写他的形象，描写他的贫穷和孤独。

电 线

麻雀落在电线上就像一只只拳头。鸽子在尖塔上飞来飞去。雾霭中，电线使眼前的景象虚浮扭曲。如果电线通向你，我就知道它们是什么。思绪常常一闪而过，就像夜间成群聚集在田野，栖息在那树上的椋鸟，形成了一组像这样的轨迹。它们调整自己在空中的自然高度，正好适合鸟的栖息。但它们不会通向你。

她的美丽被人传颂

她会让人返老还童

它们绑牢了我。

如果我径直往前走，以我目前的心情，我会走到瓦巴西河^①。以我现在这种心情，我不会去求你。比喻就像小玩意一样从我脑海里晃走。这个时节，河水缓慢，也很浅。河岸泥土在阳光下开裂，沙洲上长满了杂草。空气潮湿，我汗流浹背。在这一片灰土中是不可能吟诗的。所有的一切——天空、玉米地、树桩、野雏菊、我的旧衣裳和放松的感觉——似乎都是捏造的，是为了骗取分期付款。是的，基督啊，我正忍受着一个夏日炎炎的圣诞节。我不能在电线下走。麻雀像一把沙砾一样四散开去。实际上，电线就是细带包着的声音，卷在电缆中的话语和联系的细条。

源自俄亥俄州西部，经印第安纳州北部，形成伊利诺斯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分界线，并和俄亥俄河汇流。

天 气

我宁可认为是天气造成了我和我的朋友还有邻居如此模样——我们这些居住在中部地区的人。要是没有这天气、大风和苍白的残雪就好了……雪——为什么要没有雪？从来都没有下过大雪，湖区下游没有下过大雪，根本算不上是下雪，根本管不了用。我的父亲说达科他州的雪曾是如何肆虐，一直盖没了谷仓的屋顶。他和他的朋友在冰层上乘雪橇，只有冰天雪地才会有这样的冰层。听说在本米吉 ① 树会结冰爆裂 这可了不得——如果达文波特②、或法兰克郡 或卡本德尔 或尼尔⑤的树在某个冬天啪啪爆裂的话——啪，啪，啪，沿着灰色的、布满煤灰的、期待着雪的街道一路响着。

一场寒冷的秋雨后，树黯淡下去了，空气中有丁香花味，到处都是蒲公英籽。人们只关心当下的季节，谁会想到下一个季节呢？我还是怀疑秘密就在这雪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不适，如果我们能够诊断一下就好了，我们就像尤巴那⑥的榆树一样快要死了。这雪——就像人的肌肤一样笼罩着这片国土，接着灰尘会取而代之，而现在——是雪。然后是泥，可这雪里没有欢笑，像一块灰白色的布丁薄薄地铺在硬硬的吐司上，虽然这样描述有些奇怪，但却是非常准确的。当然，煤灰抹黑了一切，此外，在这里我们不会觉得太冷。下雪了，雪花飞舞，一下子就化了，我们留不住它。气温下降了，它们又会飞舞起来，到了夏天，它们也是有气无力地飘着。虽然只是假设……假设 8 月飘雪的话 漫天飞舞 成百上千的雪花像鹰一样盘旋在空中 直到 12 月，是我们把自己的乡土变得如此荒凉——从芝加哥到开罗 从哈蒙德⑦到哥伦布——多么美丽的死亡之谷。

① 明尼苏达州城市。 ② 爱荷华州城市。 ③⑦ 路易斯安那州城市。

④⑥ 伊利诺斯州城市。 ⑤ 俄亥俄州城市。